



能招待客人”。比赛中，他住过11个不同的庇护所，靠梨、猕猴桃、山药和偶尔捕获的小动物维生。他说：“运气占一半。”但他拼的是全部。

提起参赛的契机，杨小永说自己是从贵州印江缠溪杯开始，注意到这类荒野求生挑战赛。随着赛事越发火热，他萌生报名的想法。2025年11月，在张家界七星山杯极限荒野求生赛进行到第41天时，面对14名选手的惊人毅力，赛事方做出全员晋级决赛的决定，并给每位选手追加2万元奖励，杨小永在内。

杨小永来自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个农村家庭，他排行第二，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，父母以务农为生，家中田地并不算多，至今家庭仍较为困难。“就当来闯一闯，闯不进去也不留遗憾。”

重新认识自己

与“苗王”“刀疤哥”不同，有些人来参赛，不是为了奖金，而是为了“闯一闯自己”。

第一季亚军王大励，来自四川大凉山越西县。他曾在北京做室内装修、工地建筑、家电安装，辗转多地，睡过工地板房、餐馆后厨。王大励告诉《新民周刊》，2025年春，一次偶然的机会，

与“苗王”“刀疤哥”不同，**有些人来参赛，不是为了奖金，而是为了“闯一闯自己”。**

他在抖音上刷到“七星山杯”荒野求生挑战赛的招募信息。冲着好奇心和一身胆识，不顾家人担忧报了名。“没经验怕啥？别人能行，我也能行！”

王大励说：“来之前觉得自己强得可怕，来了才发现自己是个小白。”

他在树上搭庇护所，连续四天吃未熟的猕猴桃，“吃到反胃”。第50天左右，一条银环蛇溜进他的庇护所，他拿吹火筒去压，没压住，蛇跑了。“后来才知道那是剧毒。”他最终坚持了70天，因体检不合格被迫退赛，获得亚军。奖金6666元，不算多，但他却说：“没有这项赛事，就没有现在的我。”

在比赛中，即便身陷绝境，王大励的“生存智慧”从未掉线。比如，他凭借乡土经验徒手挖葛根充饥，把野果煮成“大力金刚丸”储存备用，甚至大胆地将葛根藤里的白虫当作补充营养的“甜味零食”；为掌握钻木取火技能，手掌磨出血泡也不停歇，最终成功点燃火焰。

“吃野菜也能扛过去”，这句朴实无华的话语，既是他的生存箴言，也随着直播镜头，深深烙印在千万网友心中。赛后，赛事方邀请他做义工，管理“国际荒野求生基地”。王大励学会了直播、剪辑，账号名叫“荒野大励”。他说：“70天不是终点，

是我拼搏的起点。”

当然，还有一类选手，参赛的目的主要是“换一种活法”。田健兵提到一位叫“林北”的选手，大学毕业后创业失败，来参赛“纯粹是为了体验”。

林北，原名张博林，25岁，来自四川宜宾，毕业于成都中医药大学药剂学专业的，也是这届荒野求生挑战赛最年轻的选手。面对镜头，他总是咧开嘴笑，时常冒出金句，有时又作出模仿猴群的“返祖行为”，比如在山里爬树、学猴叫，被网友称为“返祖胡话之王”。这种乐观的态度，让林北在赛程中段大火出圈。

别人搭建庇护所、筹集生存物资时，他要么闲逛，要么爬树，采摘猕猴桃和蘑菇反倒成了“副业”。踏进荒山前，林北尝试过创业。那一年多时间里，他“除了工作就是吃饭”，熬夜加班成为常态，有时都睡不够六个小时。

林北时常感觉疲惫无助，想大哭一场又哭不出来。创业时一天最多时能亏掉3万元到5万元，参赛不过是想给人生按下一个暂停键。出发前，父母开玩笑说：“你去估计三天就回来了。”但林北发现，自己挺享受荒野里的生活。“这不是比赛，而是一种另类的生活方式。”

的确，荒野改变了他。他说，过去觉得家庭是负担，现在才明白那是港湾。“他说回去后要珍